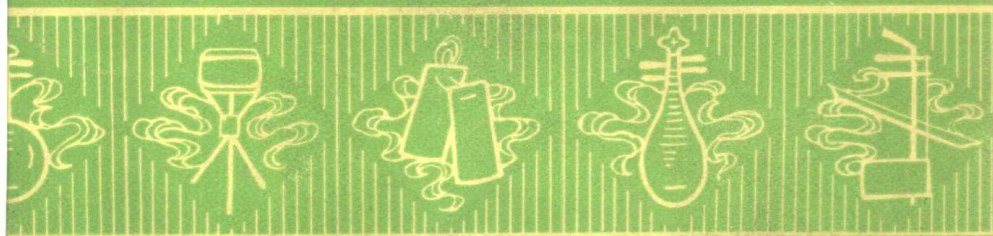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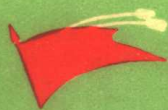


南京部队
曲艺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京部队
曲艺作品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
政治部宣传部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南京部队曲艺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字数 8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5}{8}$

1975年1月北京第1版 197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235 定价 0.29 元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共、乱
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
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寄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
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
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姜夔

目 录

赵金辉捉“贼”(山东快书).....	陈增智(1)
西门豹除害(河南坠子).....	陈亦兵(14)
打坦克(山东快书).....	柳石凌波(23)
争分夺秒(山东琴书).....	王亚美 陈增智(37)
选 路(故事表演).....	戴长友 杨树德 张自清(43)
三测平寇台(苏州评弹).....	周学生(51)
老号兵(相声).....	郭扣宝(62)
小向导(故事).....	栗 谦(73)
女民兵护线(苏州评弹).....	汪士忠(86)
志 愿(评话).....	黄爱民 亦兵(98)
沙里淘“金”(唱词).....	田 义(106)
养牛“大学”(数来宝).....	柳石凌波(113)
端炮楼(山东快书).....	陈增智(129)

赵金辉捉“贼”

(山东快书)

陈增智

腊月三十北风吹，
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
大平原，如同盖了一床被，
嗨！一开春，那麦苗儿不定有多么肥(哪)！
天傍晚，大道上过来人一个，
迎风冒雪走如飞。
他就是，侦察连排长赵金辉，
春节探亲把家回。
临行前，指导员亲自交代他，
说：“这也是向人民学习的好机会。
要把家乡批林批孔的好经验，
认真学习都带回！”
(白)“是！”
一路上，见群众批林批孔声势大，
到了家乡，更觉得心头暖气吹。

抬头望：家家开亮了“夜明珠”，
广播声，隔着窗户往外飞。
又听见“梆当梆当……”刀剃案板声音响，
不用说，是为初一的饺子作准备！
(白)正剃馅儿呢。
赵排长，触景生情心激动，
不由得心中骂林贼：
说什么“农民缺吃又少穿”，
呸！狗戴嚼子——净胡“勒”！
赵金辉，兴冲冲正要把村进，
一扭脸，“嗯？”见有个东西咕咕容容往前偎，
溜着墙根儿往北挪，
沉甸甸，还有块东西身上背，
爬不象爬，走不象走，
活象只驮石碑的个大乌龟。
暗想道：什么人这时候单独出来把活干哪？
干活干吗象作贼(呀)？！
革命战士，随时随地要警惕，
我得仔细看看他是谁？
赵排长闪过身，朝此人背后这么一看，
啊！这不是本村的地主分子崔少贵吗！
只见他弯着腰，驼着背，
脊梁上，还真是半截破石碑。
又借着大雪寒光仔细看，

有三个半字上边刻：
(白)“克己复礼……”
这几个字，呲牙咧嘴特别黑。
赵排长，见此碑如同见仇敌，
胸中象燃起火一堆：
怪不得林彪念念不忘孔老二，
噢——！这一下我心里更明白(啦)！
却原来，崔少贵的父亲是个恶霸大地主，
这正是恶霸坟前的一块碑。
七年前，红卫兵小将破“四旧”，
赵金辉，照着那石碑就是一锤：
“喀啦啦！”半截石碑被砸碎，
只剩下这“克己复礼”的半截碑。
到后来，不知被谁偷走了，
怎么这么巧，他儿子今天把它背。
且不要轻易惊动他，
看看他这一次又搞什么鬼？
赵排长使出来侦察兵的真功夫，
静悄悄在他身后追。
崔少贵鬼鬼祟祟往前挪，
赵金辉蹑足潜踪轻抬腿；
皆因为夜深雪大风声紧，
他哪知道身后跟着个赵金辉(呀)。
崔少贵觉得远离村庄到郊外了，

扭头看看背上的碑，
听了听四下无人壮壮胆，
这才自言自语自表白。
说：“爹呀爹！你在九泉之下别见怪，
你儿我正在把你背。
我记得民国三十六年你和县长换过帖，
他是咱的靠山孙殿奎。
是他亲手写了这‘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八个字，
庆贺咱永享荣华和富贵。
你临死之前嘱咐我，
要把这官赐的圣言圣语立成碑。
头几年，红卫兵砸了你的半截子，
我偷偷地把这半截藏进了乱石堆。
你临终的嘱咐我没有忘，
我记着，咱那失去的‘天堂’要夺回！
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彪，眼看有了出头日子，
没想到他在温都尔汗烧成灰（了）！
一旦有‘圣贤’再出世，
那时节，我讨封全凭这块碑。
不料想，人家要在这埋碑的地方修水利，
正赶上这气候也不对——
他们把孔‘圣人’和林彪摆起来批，
万一刨出来，咱还不罪上加罪倒血霉（呀）？！

因此上，你再屈尊屈尊挪一挪(吧)，
我再把你老藏一回。

(白)大沉的，咱走吧，爹！”

赵排长听罢又是愤恨又好笑：

这小子他倒不打自招全坦白(啦)！

好，既是罪证俱在我抓住他(吧)，

这趟家我可没白回！

(白)对，我……慢！别莽撞，

这个反面教员很难得，

要把他的作用多发挥。

社、队里也一定有部署，

反正他逃不出这村东村西四周围；

最好是当着广大群众剥画皮，

他越表演得充分就越狼狈。

想到此，用手一拦：“先别走！

你回头看看我是谁！”

崔少贵这才扭过身儿来仰脸看：

(白)“你……啊！”

差点把“真魂”全吓飞。

见面前站着一个解放军，

身材高大好魁伟：

皮帽子，皮靴子，

皮大衣就在身上披，

目光似剑多么尖锐，

前额上倒竖两道眉。

(白)我的妈呀!

崔少贵顿时发了楞:

这不是,俺从前的佃户儿子赵金辉(么)?!

腿一软,咕冬冬来了个双腿跪,

扑通通扔掉了破石碑。

金辉说:“嘿嘿!刚见面下的什么跪,

——你这是唱的哪一回?!

(白)起来,起来!”

“哎!”

这小子边往起站边掩饰:

“啐!好你块臭石……石头绊我的腿!

干脆,我给金辉表叔拜个早年(吧),

您虽说年轻可是个长辈;

论起来,您母亲是我刚出五服的姑奶奶,

名正言顺嘛,俺是一笔写的都姓崔。

(白)表叔,我给您磕这儿吧!”咕冬!——

(旁白)他又跪下啦!

金辉想:这小子随机应变真狡诈,

跟林彪一样那么虚伪。

大喊一声:“快住嘴!

我越听心里越腻味!

什么‘五服’不‘五服’?

什么一笔难写两个崔?

什么‘名不正、言不顺’？
你把破烂拾了一大堆。
巧言花语拉近乎，
利用‘孔孟之道’把阴风吹，
正说明你抗拒改造不老实，
这一套你还能欺骗谁？！
说！你半夜三更干什么？
要把这块东西往哪儿背？”
“我……我的鸡窝塌了，
我去把猪圈垒一垒。”
“到底是垒鸡窝还是垒猪圈哪？”
“噢，我……鸡窝、猪圈一块儿垒。”
(旁白)都吓晕啦。
金辉说：“知道的你是要去修猪圈，
换旁人，还当你是偷石碑(哪)，
修完了猪窝快回你那个窝，
别叫民兵看见了闹误会！”
(白)“噢！”
崔少贵哪知道这是稳军计(呀)，
连声答应：“很对，很对，对对对！”
他抱起石碑一溜小跑奔了猪圈，
赵排长，大步流星把家回，
把提包往炕上一撂就要走，
金辉妈，还没看清他是谁(呢)。

(白)金辉说：“妈！”

“喂——哟！这不是俺儿回来了吗！”

“妈，我得马上去趟大队革委会，
回头再把您来陪。”

老太太，一惊一喜又一楞：

“这孩子，怎么还没落脚又要飞呀？！”

可真是队伍上培养的好作风，
不知道饥渴不知道累。

(白)那也不行！

你先听着匣子烤烤火，
我这就去给你叫冬梅。”

(白)“她在哪儿？”

“说啦，在大队里正开支委会，
说是追查石头刻的半截子碑。
我叫回她来，帮我烧火给你煮饺子，
就不兴过罢了初三再去追？！”

(白)“不行！妈！

这是地主老财用石头刻的一本‘变天账’，
那上头刻着反动阶级的滔天罪！”

老妈妈怎么也拦不住，

哟，门外边喘吁吁跑来韩冬梅。

只见她，穿着半截子小袄扎皮带，

半自动步枪肩上背，

大冷天，呼打着围巾当扇子，

嫌蒙在头上太累赘。

没进门就把婆婆喊：“妈——！”

妈妈说：“你先看看来了谁（吧）！”

“哎呀！金辉你来得可真巧，

快！到家了，原则上先听俺指挥！”

（白）“什么事儿？”

“你们侦察兵都会抓特务，

好！帮我们一块去抓藏碑‘贼’！”

金辉说：“指挥员同志你先沉住气，

你可知，偷石碑的他是谁（吗）？”

冬梅说：“我们发动群众分析了，

这决不是一般偷鸡摸狗的小蠢贼。

这是阶级敌人被批林批孔吓破了胆，

他这才怕阴谋败露藏石碑。

我们已经掌握了他啦，跑不了，

这个人一肚子黑心、黑肺、黑杂碎，

他经常借古讽今攻击文化大革命，

还到处宣扬什么‘和为贵’。”

金辉说：“对，现在批林批孔大普及，

他又想把露出的尾巴往回塞。”

“俺民兵正准备再抓住他个活证据，

在现场开他个批判会。”

金辉说：“证据我已经抓到手（啦）！

我证明，是崔老贵的儿子藏的碑。”

(白)“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我在村口和他打过了一场‘遭遇战’，

正要去报告大队革委会……”

赵排长，把所闻所见讲了一遍，

听楞了妈妈和冬梅。

韩冬梅，双眉倒竖眼更亮，

把腰带狠狠勒了勒：

(白)“金辉，妈！我去招呼民兵们！”

啪，啪！把枪一提朝外跑，

活象那山鹰展翅腾空飞(呀)！

且不提冬梅冒雪迎风出门去，

老妈妈强忍悲愤叫金辉：

(白)“孩子！你咋不早说，

原来偷石碑的就是崔少贵呀！

那可是，崔閻王吃人喝血一块碑(呀)！

他临咽气，还要他儿子把这刻在石头上，

出丧时，叫你爹替他扛石碑。

当时里，你爹气得就破口骂，

骂恼了吊丧的县长孙殿奎，

说是触犯了‘孔孟之道、圣贤礼’；

砸开了冰凌，把你爹就往大清河里推，

——连你爹的尸首都不许捞回！……

那时候你年纪还小不记事儿，

咱娘俩无依无靠盼春雷。

是毛主席救咱出了苦海，
改天换地，苦日月一去不复回。
可崔少贵‘克己复礼’的贼心还不死，
妄想把咱再往火坑苦海里推！
(白)那可不行！”

“办不到！
毛主席领导的铁打江山，
谁复辟把谁碾成灰！”
赵排长，听妈妈含悲忍泪讲一遍，
怒火烧心气炸肺：
“妈！咱和那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去算帐，
把那破石碑砸它个粉粉碎！”
“对！我随后就来你先走，
门后头，再带上你当年用过的那把锤！”
(白)“好！”

赵金辉抄起家伙朝外跑，
怒冲冲，迎风冒雪下了村北。
正走间，忽听得四外民兵喊声起：
(白)“抓‘贼’呀！抓住他！……”
猛抬头，正碰上驮石碑的崔少贵，
赵金辉大喝一声：“哪里跑！”
这一嗓子象打雷！
(白)我的妈呀！

崔少贵趴在石碑上头求饶命，

边磕头边说：“别误会！

我可是好心要去修猪圈哪，

好为集体多养猪来多积肥……”

(白)“住口！

什么多积肥来多养猪？

你完全是畏罪藏石碑。

你们和林彪都是一伙儿，

都想着借尸还魂盼天黑。

这‘克己复礼’是铁证，

妄想把你们失去的‘天堂’再夺回！”

这时候民兵们从四面八方围过来，

赵金辉双手抡起大铁锤……

咦？忽听得广播喇叭响：

(白)“喂——！贫下中农社员同志们注意啦，

村北头去参加现场批判会！

那半块石碑找着啦，

赵排长和民兵当场揪住了崔少贵。”

嘿！不多时男女老少一齐来到会场上，

把崔少贵批斗得别提多狼狈！

众社员的口号声如雷震天响，

怒斥孔丘和林贼。

远处里“噼——！叭！”迎春的爆竹声声脆，

恰好似战鼓把人催！